春秋明志錄

九

其實何以為傳信乎當時赴告之辭必有足據而襄昭皆當孔子之世其藏在諸侯之策者皆得於見聞之真矣夫不盟則不歃雖宋之會吾亦未見楚之得志也而况虢乎哉胡子疑晉少懦而楚重得志葢亦若信傳而不信經者

三月取鄆

攄傳東莒亂而取邑也然不書伐莒取鄆胡子頎曰不悉書為内諱也使為内諱則沒其實而不書不愈

終事八反咲叔佐曰鍼雖富奢應不能至是傳說之

大甚也斯可謂抱遺經者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子穿嗣是為莊公

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

大鹵大原也今晉陽縣也於是始用卒兵威一振狄

地遂多歸晉矣然不見經者非以取降及滅也凡得

地非用兵而自來附者恒不書陳君舉曰晉自悼公

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晉彌衰也悼公之伯魏絳諫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悼公卒復有事於遠畧至伐鮮虞遂外晉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於莒

公子恒稱公子必簒君爭國而後名之去疾密州之長子密州見弒而去疾奔齊至是因齊力以入國未見其能討賊也展輿與聞乎弒者也去疾雖宜入而

亂而不恤也也誰與討者而不諱哉以是知從赴而書也金氏曰弑君而自立者必不以弑赴而春秋皆正其弑春秋成而亂賊懼矣獨從僞赴以免圍此或者聖人微闡之意且將投畀有昊乎予謂實從赴耳弑君者雖不以弑赴如董狐南史之徒猶得以書之是謂國有人焉耳抑亦或中國禮義之區不獨其服在僚役者不忘君臣之義而在野亦有小人之箴猶得傳播以相徵驗而書之不至如楚習於蠻俗而熊通

商臣莫或討也漠然視其存亡蓋至是以恒辭赴而君臣聽之則俗益衰而事益可駭矣左氏所紀播於諸侯焉用之者雖其國之所賢如椒舉亦皆以為宜然矣從赴而書將並治其臣若君也乎然下書公子比出奔則讀者可以知麇之弑而間義黄東發云經傳不同當以經為正亦可謂曲而中矣李父圍共王子立是為靈王

楚公子比出奔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駟之子公孫夏之弟此殺有罪也從其恒稱而不去族與楚得臣宜申宋山異何也不以時討也古者誅有罪無留獄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少姜之數於守適晉侯之蔽於愛也魯君之至河士文伯以非伉儷為辭曰請君無辱此亦晉侯之明也君則無辱而卿致服雖非先王士弔之禮亦魯君臣

君之重哉屬辭比事以觀則得其情理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子寧嗣是為悼公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来朝

此小邾穆公也高抑崇曰公即位之初大國来聘小國来朝非不可有為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慶封再奔吳予之朱方非齊臣矣而繫之齊猶曰爲
齊討也封弑君之黨不可終莫之討故繫之齊以見
罪或曰雖予之朱方而未仕反而繫之齊非也書與
陳夏徵舒異何也朱方今鎭江府丹陽縣吳之邉邑
耳伐者始謀也屈申圍朱方克之乃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其始非以討罪討也伐其邉邑而獲城守者
見其齊人也意其通吳而誅之耳負之斧鉞以徇於
諸侯此左氏之侈言也不與經應矣

義不通矣況初舍之時止是三分去一而叔孫舍仲孫貜皆未盡專公室所存尚有十二分之八安得遂謂之四分哉然則中軍之舍罪專在季氏矣據季氏此言則傳謂公臣不具三耦亦左氏遺實之言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殺大夫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葢以為貳於吳而殺之者加之罪之辭國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来奔

牟氏夷名則莒卿也自於法應書三傳云莒無大夫重地故書陸淳並非之是也牟婁本隱四年莒人所取紀邑及者有别之辭防則今安丘古平昌縣兹在今諸城古姑幕縣牟婁在防兹之間南界莒地與邾城聯比矣穀梁氏曰及防兹以大及小也公羊氏曰不以私邑累公邑然則哀八年齊取讙及闡又何大

徐人越人復其恒稱則曰徐曰於越皆從史文也劉原父言吳楚徐越上世皆有元德顯功與中國之君無異顧皆稱王王非諸侯可當故春秋書之書號則舉其本封列爵則黜其僭竊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重絶人亦春秋之意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不日非訃也弟郁釐嗣是為平公自是終春秋以爵列於會矣

氏誤載之也殺偃師而得其政柄則復稱公子矣重舉國者偃師非招之世子也所謂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為失親親之道者則胡義精矣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賀楚章華則賀晉虒祁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貜蔑子速弟速無嫡子以弟貜後貜幼庶子羯攝之三十一年羯卒貜嗣爵是為孟僖子向見季明德直云羯子誤也

冬築郎囿

郎隱狩地莊公築臺焉以察戎者三家既分公室丘民皆制於已故多闢蒐狩之地張主一以為娛君耳目而竊其權夫魯之權何待竊哉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来奔

之強一出而將佐戎右皆大夫也

戊子晉侯彪卒

子夷嗣是為昭公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弗與共天位弗與治天職也李廉以為政在私家賢者壅棄為削弱之由是已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庶子佐嗣是為元公

乎無所為而為之義也蔡能嬰城抗楚加之諸侯從簡書以相恤勢無難者然不能師而使狐父請蔡於楚情見力屈蔡卒見滅則韓起之懦也胡子謂晉力不能春秋恕以待人而不求其備則非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圍蔡稱公子弃疾師師而滅稱師者一事再見則從畧之恒辭也孫明復曰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父殺

黄東發曰以宣四年鬬椒之亂也熊于得臣爲四世孫雖鬬氏同出若敖已遥遥矣或曰吴楚殺大夫必關于中國之故乃書夫將有其終必有其始此亦楚屢見殺之蹤豈不關于中國之故哉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字子仲襄公弟也出奔者奔于位傳謂從公子晉誣辭也凡出奔者皆有罪辭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

莫能救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
陳君舉曰詳于狄事而不詳于楚則晉無中國之志
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陪臣執國命而三桓之子孫微矣魯公室卑由三家
家臣于是以張公室為名故南蒯據費不書其叛家
臣叛其大夫所謂出乎爾而反之非叛君也然則許
南蒯乎于是魯四分而君無名矣有能思君臣之義

遂以不日為比之不弑乎春秋誠責比不明于君臣之義而謂不責其無討賊之心矣可哉然則如此者其始也不免于無討賊之志焉不能而後奔奔而入又必伸討賊之志焉正其名而絶虔雖誅之可也不然不能免于弑君之惡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不稱人以殺而云弃疾殺者弃疾利比之位而殺之其意不得為討賊稱公子未立之辭若比為王而弃

疾為司馬于經自應書弒矣杜元凱曰不書弒君位未定也釋例云比既得國國人皆驚亂弃疾從而煽之比懼自殺皆弃疾之由故書公子弃疾殺公子比也左氏傳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齊服也自宋之會大夫專盟會者十年申之會楚子專盟會者十年晉無伯業可紀述矣晉昭聞楚靈之

禍盡徵會且及于吳決然而起意將代興焉合十三國之君于衛地而以劉子令之庶乎得其機矣此天下盛衰之大故非特以志晉也然志本爲利又欲刼之以威晉合諸侯至是遂止復不出者一十四年則鄟陵復有叅盟而終春秋遂無盟主矣聖人詳而志之聖人之情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不殊單子習悼公之陋也公不與盟而意如執趙企
明曰邾莒之訴于經無以見十年意如叔弓伐莒謂
莒之訴幾矣邾十一年方盟祲祥何訴哉以經文觀
蓋意如欲專盟而公不得盟晉侯因其專而執之耳
于邢公在晉而季孫宿專會溴梁公在會而大夫擅
盟意如視為常焉今又欲專平丘之歃公不得與盟
意如之抗終迷不復矣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
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成十六年公會晉侯于沙隨不

見公比責齊晉可也令公自不得與盟豈晉不盟公也乎經書晉人執意如則意如抗公可知矣然則晉執意如庶乎霸討矣然不歸京師而執以歸也劉子以王命令諸侯其執强臣不聽天子亦自予奪也皆非霸討之義

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世子有之子是為平公吳者世子偃師之子是為惠公楚滅陳蔡而縣之于是弃疾以陳蔡諸師入楚

三月曹伯滕卒

子須嗣是為平公

夏四月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弟庚輿嗣是為共公子郊公奔齊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趙企明曰公子而不言大夫非大夫也舉其實而已矣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去疾卒而意恢殺則意恢者去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武宮立于成六年籥所吹以節舞者樂舞入廟必先文而後武叔弓卒當籥入時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武宮非所當有事也當是時叔弓而涖乎其事則去樂卒事其可也胡子以為合禮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如不涖乎其位則有司莫敢告遂行之而已唉叔佐言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則不涖乎位者乃可耳趙企明曰宗廟之禮主于孝君臣

之禮主于恩孝重恩輕則宗廟之禮也禮不可輟令有事于廟而爲叔弓輟樂焉是以輕廢重也春秋不可以無譏

夏蔡朝吴出奔鄭

朝氏吴名蔡公孫歸生子以王父字朝字爲氏費無極以反間譖朝吴于蔡蔡人逐之無極之言曰吴在蔡蔡必速飛而蔡侯不悟亡國之君眞不可與圖存矣而罪朝吴何也凡奔皆惡也國亡不死而又事仇

反覆乎蔡楚之間而已矣無極譖朝吴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者請諸侯非謂楚也吴必挾楚之重以陵其衆見諸行事而衆莫之堪也無極先有以窺之奚翅以名利累其心乎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授時亦食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五百六十七分入食

限令先天歷推得丁交已分十三日九十五分二九七

七入食限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伐鮮虞書狄晉矣曷為復書荀吳一伐鮮虞也當楚人滅中國而晉不能救則狄之以示義當中國無楚患而晉大夫亟從事于戎狄則復其恒稱以見實春秋于晉楚之際無不盡其辭也

冬公如晉

子去疾嗣是為頃公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来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姜岌云六月己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當誤大衍云

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授時今厯推是

雖而貳于楚萇弘測之曰陸渾氏甚睦于楚葢得其情矣然陸渾氏滅亦無救于晉伯之衰也兵將等故登其名氏謂褒非也貶非也是非存乎事焉耳陸渾後屬晉曰九州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主焉孔頴達曰傳稱孛于大辰西經直書于大辰者雖在其星之西仍在大辰分度之内故

直云于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
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梓慎以為宋衛陳鄭火宋大
辰之虚也陳太皡之虚也鄭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虚也故為帝丘其星
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
以合也胡子曰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
星庶子孛加辰象天子嫡庶將分争也讀者互觀焉
可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不月夷狄相戰畧之也楚稱人將卑師少長岸楚地禦吳兵以水戰也楚吳始書戰敵也自是楚君大夫不見于經者十有八年而吳入郢矣謂昭公之春秋莫辨于吳楚者是也穀梁子曰進楚子故曰戰夫兩相敵未見其可以進也楚茍修其訓辭兵于境上而請師端吳雖强敢加五千里之楚乎狠然惟吳之求夫楚子可進何在也即如胡子謂之觀楚可也夷狄

劉原父曰四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為也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

六月邾人入鄅

鄅妘姓子爵小國在邾東鄙今沂州古啟陽地汪克寬氏曰書以惡邾且為宋公伐邾起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白羽即析今鄧州內鄉縣也楚人築章華臺于夷

二十年春王正月

孔氏正義云歷法十九年為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旦冬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章首之歲年也計僖五年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為七章今年復為章首故云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朔旦冬至謂正月之朔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今傳乃云二月己丑日南至是錯名正月為二月也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即此年正月當是往

然凡出奔皆罪辭會有何善乎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其登名固多神靈之冑矣豈能緣其先世令名而脫罪籍乎夫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死何忌尚能引康誥以辭齊賞況聖人乎彼所謂賞猶可也春秋治名實之書也而以名假人乎況如公羊又謂以其先世遂諱其惡乎以為觀書法焉與華向自宋南里出奔楚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無以異也然則會叛者乎自賈逵及公羊之為斯言也趙匡從而為之辭曰自

鄸者先據以叛叛時不書不告且夫華向之奔經固先書入宋南里以叛宋辰之奔經亦先書入蕭以叛矣今公孫會經傳俱無據邑之文止以書法之同而蔽罪會無乃有辭乎然則劉原父待放之說然乎曰奔本急辭非待放矣孫明復云鄸會之邑言自鄸出奔以別從國而去是亦鄸有奉焉無所逃黨惡之罰者蓋強臣專邑資兵以自脫當兩治之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多矣亦不然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亥合比弟寧戌子定弱弟趙子常曰三大夫並出則何以月括後再自宋南里出奔楚不月以犯君出也宋元公惡華向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殺之遂刼公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向寧華定之子以為質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然後出奔故月以異之同于佚賊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蔡平公廬卒子朱立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来聘

許翰曰禮好不結而求財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穀梁傳曰自陳陳有奉焉耳胡子曰凡書叛有入于

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猶曰非自外也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則自外入者也此自外入獨稱宋南里何也南里者宋國城内之里名也左氏傳曰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然謂司馬華貙叛而召亡人則非資陳之力與經不合而貙以司馬之貴經何以不登其名乎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八千七百九十四分入食限今先天新法推得壬午交分二十六日八千七百五六七七入食限
八月乙亥叔輒卒
杜元凱曰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成君不月遂失國也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怵蔡出朱

王室亂

景王太子早夭諸子皆欲立劉子單子附王子猛者也尹氏召伯毛伯附王子朝者也猛長而貴朝幼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王愛朝將立焉未及而崩諸大夫爭立君帥兵以相攻于是大亂劉原父曰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宗室本不得言京師亂耳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子名卷一名蚠單子名旗皇即湟水名今河南府

也故春秋于悼王猶以未葬稱名者治之天子未三年不稱王公羊子之文也未踰年之君雖嘗有謚猶不列于廟然嘗曰王猛矣而卒從其恒稱稱王猛者有子朝焉自命曰西王春秋治其名實別嫌明微顯正君臣之義也卒治以子先儒云禮所謂父子之倫也謂不書王則嫌于魯之子不書子則嫌于未君不書猛則嫌于群王故書王子猛前承王猛之文而下書王子猛則其卒非子虎之比矣文同而義異者春

士鞅來聘以魯爲畀已故也與趙企明意同

晉人圍郊

郊者何周邑也而有子朝之黨不係之周土無二王以別異于諸侯也與圍温一耳晉自文剛大夫師師皆書此書人將畀師少也若籍談荀躒則當從其恒稱矣于是單旗告急于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鄩肸之伐百工之叛僅勝之耳晉人始率九州之戎焦瑕温原之師納猛王城而單旗劉蚠又敗于郊

天王居于狄泉

此敬王匄也君父一治之耳子猛卒已踰年不書出即位于狄泉非自内而出也狄泉洛陽城内太倉西南池水洛去王城二十五里爾王猛既入王城陸渾之戎雖還焦瑕温原尚可資其力也不擁匄而定之位遲疑觀望單從阪道劉從尹道惟伐尹之為急自是王復如劉子朝乃得自卻入尹而入王城書之以見劉單之罪也

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

八月乙未地震

萇弘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按疏言丁酉南宫極震則周地始震周魯相去千里故震日不同夫陽伏而不出隂迫而不蒸于是有地震言乎其上下也氣升降同時豈以千里即差三日哉千里而差三日言乎其緯也然測其高深廣輪氣数年而始周矣疏家亦不考于

授時推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三千八百三十九分入食限今先天歷新法推得乙未二十六日三千八百十九分九二入食限

秋八月大雩

初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裨竈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子成嗣是為悼公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諸鞅子趙鞅成子武孫大心祁黎族兄喜佗子吉薑子黄父張主一曰即黒壤晉地左氏傳曰謀王室也于是天王請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晉侯使涖問周故期以明年而後為黄父之會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謀之不于周而于晉地曰明年將納王春秋之書是會前不屬狄泉之居後不屬成周之入說者以為無益于天王是已是故又明年而荀躒趙鞅之師

使景公赫然明于方伯之職正辭伐魯以討出孫之由則意如必受其咎高崔田氏何敢同惡相求哉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公在外書日勢不得臨非卹典薄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子奕嗣是為景公曲棘宋地今杞縣東北古外黄胡子云宋元意如外舅欲納公者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呂仲木曰知季氏之將逐君